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弟八

周官上五十條　　高郵王引之

府多於史　腊人無府史　解止　敘官有九嬪以下無三夫人　幣餘之賦　嬪貢　和布　具脩　斂弛

贊冢宰受歲會　一曰正　歲終　行其秩敘　膳用六牲　賓客食　肉物　選百羞醬物珍物　饔亨煮　兆癘者　掌冰正　孤　巾絜　凡王之獻　凡上之用財用　民之財　振掌事者之餘財　以作二事　夏纁元　故書緣爲襸　下士十有六人　樂禮

與有地治者　九比　大故致餘子　地域　六鄉

之治　興舞　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豐年則公旬用
三日焉　中　王舉則從　内列　主友　純帛　鞭
度　誕豫　斂市紋布　飾行　凡治野　與其施舍
者

府多於史

天官敘官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曰周禮之内府
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以其
所藏物重故也引之謹案天官掌次府四人史二人春
官鬱人府二人史一人司尊　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
府二人史一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磬師府四人史二

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皆府多於史而賈氏曰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則其餘皆否若如今太宰玄等官皆府多於史賈氏不應獨舉天府一官竊疑掌次等官府四人史二人府二人史一人人數皆上下互譌唐石經已如是

腊人無府史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引之謹案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曰腊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據此則腊人下無府二人史二人六字此因上𥈤人下醫師皆有府二人史

二人之文而誤衍唐石經已然。

解止

掌舍鄭注曰。舍行所解止之處。釋文。解佳賣反。疏曰。案其職云。設車宮壇壝宮帷宮之等。並是解脫止息之處。故云解止之處也。引之謹案。疏以解爲解脫。非也。解猶休也。息也。止也。昭五年左傳。敝邑休怠。杜注曰。休。解也。釋文。解佳賣反。解止者。休止也。管子五輔篇曰。上彌殘苛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吳子治兵篇曰。馬疲人倦而不解舍。解舍猶休止也。官舍謂之解舍。義亦同也。解音佳賣反。商子墾令篇曰。高其解舍是也。今俗作廨。漢書郊祀志曰。奉尊之

役休而復起繕治其張無解已時解已猶休已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張晏曰解止也五行志又曰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也淮南原道篇曰解車休馬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曰氐爲病宮休解房又引甘氏星經曰天駟寢舍解息燕休是解與休止同義音佳賣反故鄭日行所解止之處或言解止或言解已或言解息或言解舍或言休解其義一也而字書韻書解字皆無休止之訓蓋古義之湮久矣

敘官有九嬪以下無三夫人

九嬪鄭注曰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列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引之謹案此與昏義不同昏義九嬪次於三夫人之下此則有九嬪而無三夫人非有其人而不列於此也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大祭祀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內小臣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皆但言九嬪而不及三夫人若有其人則祭

祀賓客喪紀皆當從后而與其事何以獨無夫人之禮事乎夫人亦當有服何以其后與九嬪世婦之衣服而不及夫人乎然則周禮無三夫人明矣周語內官不過九御晉語曰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韋注竝云九御九嬪月令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此無三夫人故但云帥九嬪鄭注謂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失之高誘注呂氏春秋仲春紀分后妃爲二以妃爲夫人尤誤皆言九嬪而不及夫人與周禮合蓋三夫人之有無經傳所言各異解者各如其本書以說之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鄭君於此云夫人坐而論婦禮於內宰職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

后之六宮者於九嬪職云三夫人當一夕皆牽合昏義三夫人之文與周禮不合

幣餘之賦　受其幣　職幣　凡用邦財者之幣

大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予鄭司農又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二說不同後鄭則以為占賣國中之斥幣疏曰幣餘之賦謂為國營造用物有餘並歸之於職幣得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為官出泉謂之幣餘之賦斥幣謂此物不入大府指斥出而賣之故名斥

幣又司書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後鄭云亦受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家大人曰幣餘之幣非幣帛也用之不盡則有餘凡物皆然不獨幣帛而已幣當讀爲敝說文敝帗也一曰敗衣從攴从㡀㡀敗衣也象衣敗之形急就章帗敝囊橐不直錢顏注曰帗者幓殘之帛也敝敗衣也是敝爲衣敗殘之名殘則餘矣因而凡物之殘者皆謂之敝餘令時營造用物有餘價賣以還官謂之回殘是也職幣職曰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後鄭曰幣謂給公用之餘是餘財

謂之幣。較然甚明。職幣主餘財之官也。職主也。幣餘也。所注者財物之餘。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後鄭曰。齎行道之財用也。然則幣齎即財用之餘。故次於大府以下諸官之後也。斂凡用邦財者之幣。謂收用邦財者之餘也。司書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謂受其餘財。使入于主餘財之官。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後鄭曰。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是也。古敝字多通作幣。晉語不腆先君之幣器。宋明道本如是。宋庠補音作獘。今本或作敝。即敝器也。管子輕重甲篇靡幣之川。輕重乙篇器以時靡幣。即靡敝也。孔宙碑彫幣。即彫敝也。皇象碑本急就章帗幣。即帗敝也。字或作獘。管子小匡篇戎車待游

軍之弊。戎士待臣妾之餘。趙策。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弊。今本餘下有衆字。獎下有守字。皆後人所加。辨見讀書雜志。獎亦餘也。合言之則曰獎餘耳。先鄭前一說以幣餘爲百工之餘。差爲近之。後一說謂使者有餘來還。則誤以爲幣帛之餘矣。後鄭云。幣謂給公用之餘。已得其義。而又云占賣國中之斥幣。餘幣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則亦誤以爲幣帛之幣。豈知幣爲敝之假借。讀當如其本字乎。

嬪貢　其貢嬪物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鄭注曰。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

元謂嬪貢絲枲疏曰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賓貢者非也句首當有作字若云嬪貢謂絲枲此爲婦人所作是也引之謹案祀與賓相對爲文其爲賓客之事明甚上文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地官鄉師閭共祭器州共賓器是其例也祀貢以供王祭祀之事賓貢以供王賓客之事非謂諸侯來賓而貢之因謂之賓貢也賈疏不達先鄭之意而臆爲之解非是賓本字也嬪假借字也讀當如其本字不當依假借字爲解若謂嬪婦化治絲枲因謂絲枲爲嬪貢則下文服貢亦嬪婦所爲何以不謂之嬪貢乎材

貢飭化於百工不聞謂之工貢貨貢阜通於商賈不聞謂之商貢也當以先鄭之說爲長又案秋官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句服其貢嬪物嬪亦當讀爲賓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賓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頻物頻卽賓之俗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閭顏注曰仁頻賓根也頻字或作賓說文曰頻水厓人所賓附是頻與賓同聲而通用也鄭司農乃誤讀頻物爲嬪物以爲嬪物婦人所爲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貢頻物卽大宰之賓貢乎

和布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鄭注曰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引之謹案改造不得稱和。和當讀爲宣。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九字爲一句。和布者宣布也。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布憲職曰。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正與此同月令命相布德和令。和亦當讀爲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詳見布德和令下以六書之例求之宣桓皆以亘爲聲宣之爲和。猶桓之爲和也。檀弓曹桓公卒於會。鄭注曰。曹伯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魏策魏桓子韓子說林篇作魏宣子禹貢和夷底績。鄭注讀和爲桓。如淳注漢書酷吏傳曰。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陳宋之俗

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是其例矣。凡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言始和布者。準此。

具脩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鄭注曰。脩埽除糞灑。引之謹案典祀職云。掌外祀之兆守。若以將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是祀五帝之兆。典祀已脩除之矣。非大宰事也。脩當讀爲羞。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合言之則曰具羞耳。祀五帝言羞者。大司徒曰祀五帝則奉牛牲羞其肆。是也。脩與羞古字通。錢氏養新錄曰鄉飲

酒禮乃羞無算爵鄉飲酒義作修爵無數僭修爲羞正與此同修卽脩也

斂弛

小宰之職斂弛之聯事鄭注曰杜子春弛讀爲施元謂弛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疏曰杜子春弛讀爲施者若依施施是施專疑惠字之譌事不必連若爲弛則於事廣矣故後鄭不從之引之謹案弛舍與賦斂意義不倫無由並舉當以讀施爲是斂者聚也施者散也或先施而後斂或先斂而後施地官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鄭注曰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先施而後斂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此先斂而後施也又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掌施惠之事者非一官故曰斂施之聯事也

贊冢宰受歲會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引之謹案贊冢宰受歲會當在歲終則令羣吏致事之下簡者錯亂耳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大宰職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是冢宰受歲會在歲終也小宰贊之亦當在此時不得次於月終之下

一曰正　二曰師

宰夫之職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

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鄭注曰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師辟小宰宰夫也司辟上士中士也旅辟下士也引之謹案宰夫掌敘羣吏之治正也師也司也旅也皆羣吏之待徵令者正非必六官之長師非必六官之貳與大宰職所云建其正立其貳者不同彼專指六官之長與貳此則汎指百官府言之謂百官府各有正師司旅故不曰掌六官之徵令而曰百官府也請以五證明之大射儀有小臣正小臣師鄭彼注曰小臣師正之佐也正長也又有僕人正僕人師注曰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師注曰司馬正政官之屬師正

之佐也彼文正與師相因正非六官之長師亦非六官之貳也其證一也成十八年左傳說晉悼公命百官有卿有公族大夫有大傅有司空有六官之長中軍有尉有佐有司馬有候奄上軍有尉有司馬校正屬御戎司士屬右六騶屬乘馬御而統言之曰師不陵正旅不偪師則所謂正者非專指六官之長而言如中軍尉其下有佐有司馬上軍尉其下有司馬則尉即是正御戎乘馬御及右各有其屬則皆正也屬於正者即師旅也杜注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皆失之其證二也襄二十五年傳曰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六正已是六卿則正長非卿可知故杜注曰百官正長羣有司也正長爲有司則師旅可知杜注師旅小將帥也失之其證三也周語稷徧戒百姓紀農協功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韋注曰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也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后稷農官之君也故次農正然則農正之位卑於后稷其非命卿可知農師又卑於農正其旅又卑於農師其證四也周語又曰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是官正非上卿也楚語曰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言公侯伯子男譬若百官之正長師旅爲

天子之羣吏也。韋注師旅曰。師師旅也。失之 其證五也。李方曰。越惟有背伯小大多正。然則正固有小者。王制。史以獄成告於正。鄭彼注曰。正於周鄉師之屬。左傳有卜正。隱十一年。工正。莊二十二年。候正。成二年。校正。成十八年。隧正。襄七年。四鄉正。襄九年。馬正。襄二十三年。陶正。襄二十五年。令正。襄二十六年。五工正。九農正。昭十七年。賈正。昭二十五年。車正。定元年。牧正。庖正。哀元年。是官之小者亦得名爲正也。周官以正名者。黨正但爲下大夫。鄉大夫職謂之羣吏。其他宮正酒正。則以士爲之。推而至於百官府皆各有正。故酒誥稱庶士有正。大雅稱鞫哉庶正。不必六官之長而後爲正也。師。則屬於正者。

故左傳曰師不陵正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彼注曰官師中士下士不必六官之貳而後為師也互見後師不陵正下

歲終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鄭注曰歲終自周季冬疏曰知歲終是周之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於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引之謹案歲終與正歲相應正歲為夏之孟春鄭注小宰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則歲終為夏之季冬不得以為周之季冬也請以四證明之內宰職曰歲終則會內

入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是夏之正月。言歲終與正歲而一歲盡於此矣。故正歲則曰均曰施。言其始也。歲終則曰會曰稽。言其終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是夏之孟冬矣。孟冬以後。尚有兩月。豈得遽會其稍食稽其功事乎。此一證也。眡祲職曰。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上言正歲。下言歲終。明正歲是夏之正月。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行事。歲終弊之。而一歲全矣。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甫及夏之十月。十月以後。尚有兩月。豈得十月遽弊其事乎。此二證也。小司寇職曰。孟冬。

祀司民獻民數於王此夏之孟冬也周官所言春夏秋冬俱用夏時非用周時夏之中冬周之孟春也則日南至當言春日至僖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也夏之中夏周之孟秋也則日北至當言秋日至而大司樂云冬日至夏日至是用夏時也他若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筮人上春相筮占夢季冬聘王夢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司爟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羅氏中春羅春鳥牧師孟春焚牧中春通淫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皆是也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獘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歲終在孟冬正歲之閒則為夏之季冬明矣若謂歲終為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則孟冬祀司民已是夏之孟冬

何得又以歲終爲孟冬乎。此三證也。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大司徒歲終。則令敎官正治而致事。鄭注云。歲終。自周季冬也。誤與宰夫注同。正歲。令于敎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小司徒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敎灋之象。鄉師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州長歲終。則會其州之政敎。正歲。則讀敎灋如初。黨正。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遂大夫。令爲邑者歲終。則

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皆先言歲終。後言正歲。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其二月。則建丑之月而夏之歲終。其三月則建寅之月而夏之正歲也。故正歲歲終用夏時之名。而先歲終而後正歲。則周月之次序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建亥之月。則爲周月之最後者矣。何以先言歲終後言正歲乎。此四證也。歲終與夏之正歲爲終始。豈與周之正月爲終始乎。

行其秩敘　令作秩敘

宮伯。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鄭注曰。秩祿

稟也。敘才等也。疏曰。秩謂依班次受祿。敘者才藝高下爲次弟。引之謹案。秩敘謂士庶子更番宿衛之次弟。一月之次謂之秩。一歲之次謂之敘。故下文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均者齊其勞逸。行者巡其先後也。地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鄭彼注曰。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弟。與此行其秩敘正同義。不得以爲祿稟才等也。又鄉師。凡邦事。令作秩敘。亦謂役邦事之人。鄉師爲之次弟而頒之。使各以其次服役。豈有祿稟與才等乎。秩與敘同意。廣雅。秩次也。又秩序也。彼注訓敘爲次。是也。訓秩爲常。則非也。

膳用六牲　腸宜麥　大夫執腸

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鄭注曰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鄭司農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也引之謹案此六牲與牧人不同牧人之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此六牲則牛羊豕犬腸魚也蓋膳夫之食飲膳羞與食醫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相應食醫職曰凡會膳食之宜食當音飼膳食謂六膳大食也釋文缺音失之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腸宜麥魚宜苽牛羊豕犬腸魚所謂六膳也稌黍稷粱麥苽所謂六食也鄭司農以稌黍稷粱麥苽為六穀其說洵不可易由是推之則牛羊豕犬腸魚亦膳夫之

大牲明矣。鴈謂鵝也。爾雅。舒鴈鵝。李巡注曰。野曰鴈。家曰鵝。對文則鵝與鴈異。散文則鵝亦謂之鴈。方言。鴈自關而東謂之䳘鵝。南楚之外謂之鵝。說文。鴈。鵝也。鴈鵝也。莊子山木篇。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謂殺鵝也。齊策。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竝作鴈鶩有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鳧鴈食以菽粟。此鳧謂鴨也。廣雅。鳧。鶩。𪇆也。𪇆與鴨同。墨子雜守篇曰。寇至先殺牛羊雞狗鳧鴈。今本鳧譌作烏。說苑臣術篇。秦穆公悅百里奚之言。公孫支歸取鴈以賀。鵝是常畜之物。故歸而取之甚便也。漢書霍方進傳。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皆謂鵝爲鴈也

堯典。二生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十八羽族部四。並引作二牲。案牲本字也。生借字也。論語鄉黨篇君賜生。魯讀生爲牲是也。一死贄馬融以二生爲羔鴈見史記五帝紀集解則贄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二牲。蓋羔與贄皆常畜之物。故謂之牲也。魚亦可畜之池。故亦謂之牲大司馬。大祭祀饗食。羞牲魚。鄭司農曰。大司馬主進魚牲。昏義曰教成祭之牲用魚。管子禁藏篇曰。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輕重已篇曰。祭曰犧牲以魚是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猶月令食麥與羊。食菽與雞。食稷與牛。食麻與犬。食黍與彘。皆以牲配穀耳。鄭未考食醫之文。故說之未確。王制曰。庶人春

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鴈亦謂鵝也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鄭注曰鴈取其候時而行引之謹案鄭蓋以鴻鴈釋之鴻鴈春去秋來故曰候時也其實大夫所執之鴈直謂鵝耳古者謂鵝爲鴈故膳夫六牲有鴈說見上 堯典二牲一死贄馬注曰二牲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見五帝紀集解若非常畜之鵝不得謂之牲也羔鴈皆常畜之物而雉則野物不畜於人得之則死故曰一死若以鴈爲鴻鴈則中於矰繳

繫於網罟與雉皆爲死物書何以獨謂雉爲一死乎且鴻鴈孟春北去仲秋始來中閒數月無鴈之時大夫將何以爲贄乎然則謂大夫執鴻鴈非事實也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始以鴈爲鴻鴈（執贄篇曰大夫用鴈鴈乃有類于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敬然有行列之治）而說苑白虎通因之（說苑脩文篇曰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白虎通曰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則其誤久矣蓋執贄之禮漢世已廢故不知大夫所執之鴈爲鵝而以爲鴻鴈也不然則在野之鴈或曰鴈或曰鴻或曰鴻鴈或曰候鴈稱名至無定矣而執贄之禮何以經傳皆言執鴈絕無言執鴻者乎以是言之殆非鴻鴈

賓客食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鄭注曰賓客食而王有胙俎王與賓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為胙俎見於此矣引之謹案賓客食三字文不成義食上蓋脫饗字謂賓客之饗食也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㡲人祭祀則鼓

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夏官小臣小祭祀賓客饗食掌事如大僕之灋皆其證矣

內物

內饔辨體名內物鄭注曰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內物胾燔之屬引之謹案胾燔乃割亨煎和之異名非內所本有之名物也與體名為牲所本有者義例參差殆非經意今案內物蓋若大雅行葦篇之嘉殽脾臄毛傳曰臄函也說文曰谷也少牢饋食禮之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倫膚九鄭注曰膚脅革肉及心舌載于肵俎賓長羞牢肝之屬凡無骨者皆是

選百羞醬物珍物　撰車徒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鄭注曰先進食之時恒選擇其中御者大司馬羣吏撰車徒注曰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引之謹案選撰竝讀曰僎說文曰僎具也又曰巽具也巽與僎古同聲選百羞醬物珍物者具百羞醬物珍物也文王世子曰養老之珍具是也撰車徒者具車徒也廣雅撰具也隱元年左傳繕甲兵具卒乘杜注曰步曰卒車曰乘具卒乘即所謂撰車徒也襄二十七年傳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是也珍羞與車徒恐其不備而具

之故皆謂之饌。

爨亨煮

亨人職外內饔之爨亨煮家大人曰煮即亨也既言亨則無庸更言煮案鄭注云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疏云主外內饔爨竈亨煮之事皆是以竈釋爨以煮釋亨。而經文原無竈煮二字也唐石經有煮字即涉注文而衍而各本遂沿其誤詩楚茨及左傳桓十四年正義引此有煮字疑亦後人依唐石經加之瓠葉正義云天官亨人掌外內饔之爨亨。句 煮物之名。句 正義以煮釋亨。則經文之有亨無煮甚明故知他篇引此有煮字者。後

人所加也大宰及少牢饋食疏引此皆作職外内饔之
爨亨無煮字特牲饋食疏云周禮亨人其職主爨亨之
事以供外内饔亦無煮字

疕瘍者

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唐石經疕瘍者作
有疕瘍者惠校云宋王與之周禮訂義有有字宋本注
疏無石經考文提要云案下獸醫凡獸之有病者有瘍
者亦疊有字今從唐石經家大人曰太平御覽疾病部
一引此亦疊有字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鄭注曰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段氏若膺周禮漢讀考曰攷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内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爲長引之謹案段說是也爾雅曰正長也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之朔日爲一月三十日之始而稱朔月也若建丑之十二月則當謂之

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鄭釋小宰正歲命名之義不明其爲一歲之長。而但以爲得四時之正。於是寅月之名正歲其義不明。而夏時十二月。遂若皆得四時之正而可以蒙正歲之稱。此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之所以誤讀也。

孤

掌次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鄭注曰。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引之謹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卿。是鄭注所本也。今案三少出大

戴禮記保傅篇保傅篇曰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大子宴者也。未嘗以爲周禮之孤周禮言三公者皆著其數曰三若孤實有三人則亦當著其數曰三孤矣乃通考全經言孤者凡二十有一。

掌次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又曰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春官大宗伯孤執皮帛典命公之孤四命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巾車孤乘夏篆司常孤卿建旜夏官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孤東面其摯孤執皮帛又曰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又曰祭祀則相孤卿大夫之灋儀司士正朝儀之位孤東面北上孤卿特揖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又曰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皆但謂之孤

無言三孤者則孤之數必非三人未可以保傅篇之三少當之也且六卿之外若又有孤三人則其數九經皆德謂之九卿矣及考全經與六官之長皆卿一人春官敘官世婦每宮卿二人疏曰賈馬皆云每宮卿也不在六卿之列其他言六卿者凡四宰夫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春官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秋官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又曰若欲免之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士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絕無言九卿者則卿之數實比六人豈嘗有孤三人合而為九者考地官敘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比六卿兼鄉大夫也與夏官敘官軍將皆命卿正合賈公彥周禮廢興引賈逵云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是也疏謂非六官與兼鄉大夫矣之六鄉則三公六卿矣若六鄉之外又有孤三

人則當有所主之鄉何以敘官但言三公六卿掌六鄉而不及三孤乎尋檢前後經文孤之為官蓋即在六鄉之內而非別有三人故經但言六卿而無九卿之文六卿分掌六鄉孤已在其中矣故不別言孤所主之鄉也再以幕人典命掌客考之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幕共其帟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掌客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皆言三公而不言孤孤已在卿之內故也經凡以孤卿並言者皆不替卿之人數見上注以卿與三公對言則曰六卿而不言孤見上注豈非以孤在六卿之內則不得於孤之外更數六卿亦不得於

六卿之外更言孤乎。蓋六卿中有秉國政者，其位獨尊，故謂之孤。孤者，獨也。譬之大國之卿，晉士會受黻冕之命而將中軍，宣十六年左傳。宋樂喜爲司城以爲政，襄九年傳。位在六卿之列而又獨尊也。逸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孔晁注曰，冢卿，孤卿。蓋冢，大也。見爾雅。六卿之中孤爲大，故曰冢卿也。穆天子傳百辟冢卿。冢卿，亦孤也。郭注以爲冢宰。失之。昭四年左傳。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注曰，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則季孫爲冢卿，孟孫叔孫爲介卿可知。季孫秉國政，故謂之冢卿。也。其位在六卿之首，其數則一人而已，不得有三也。保傅篇之三少，與孤何涉乎。自班氏作表，誤以三少爲孤

而康成沿襲之於是東晉古文尚書竊其說以入周官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孤之爲官遂失其本義矣又案以周禮之孤爲三人其誤始於新莽漢書王莽傳曰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大理曰作士大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蓋莽建立周禮見經典釋文敘錄見周禮屢言三公孤卿則妄以孤爲三公之佐而置三公司卿以放效之至班氏作表又以大師大傅大保爲三公而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官名雖異而以孤爲三人分屬三公

則沿新莽之誤學者詳考經文以正其失可也

巾絮

玉府掌王之燕衣服鄭注曰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鄭大夫曰絮讀爲絮宋巾也說文帤巾帤也巾帤卽巾絮也方言幏巾也大巾謂之帤嵩嶽之南陳潁之閒謂之帤郭璞音奴豬反漢書周勃傳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注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說苑正諫篇吳王蒙絮覆面而自刎謂以巾絮覆面也亦通作絮風俗通義怪神篇以絮巾結兩足幘冠之是也疏以絮爲纊失之釋文不爲絮字作音

史記周勃世家索隱顏師古漢書注亦然葢皆誤以爲絲絮之絮矣。

凡王之獻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鄭注曰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疏曰。知此王之獻金玉非是獻金玉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彼是諸侯獻王。入內府藏之不得在此。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也。引之謹案。王之二字。因下文凡王之好賜而衍。當爲凡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

而藏之。獻者獻於王也。諸侯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於王。則王府爲王受而藏之。若魯僖公獻楚捷於王之類是也。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典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典枲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文義竝與此同。若謂王獻諸侯之物。則受而藏之者當在諸侯。不得在玉府矣。且何以別於下文凡王之好賜乎。內府。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鄭彼注曰。王所以遺諸侯者。彼爲王遺諸侯之物。故曰共曰奉。此爲諸侯獻王之物。故曰受曰藏。不可比而同之也。至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

貨賄入焉與此相同所謂官聯也若謂內府所掌玉府不應與之同則內府掌共王及冢宰之好賜予玉府何以亦共王之好賜乎殆失之矣況王賜諸侯謂之獻遍考諸書皆無確證乎

凡上之用財用

司書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鄭注曰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引之謹案經兩用字複出文不成義下用字蓋因注而衍賈疏曰此經上之用財必考於司會者此之所考但知多少而闕之非是會計與王爲限云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欲見司書用財必考於

司會之意據此則注文作財用經文則作用財不得云用財財用也唐石經始誤衍敘官疏引作凡上之用財用蓋後人據誤本經文增下用字非賈氏原文

民之財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引之謹案賈疏釋經曰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者民之財用謂幣帛多少則所據經文財下有用字財用器械相對爲文與田野夫家六畜山林川澤文義亦相稱也唐石經始脫用字

振掌事者之餘財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鄭注曰振猶抍也檢也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家大人曰經言斂言振注言抍言檢皆謂收取之也中庸振河海而不洩鄭注曰振猶收也張揖注上林賦同孟子萬章篇曰金聲而玉振之也廣雅曰收斂抍取也又曰抍收也孟子梁惠王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趙岐注曰檢斂也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作不知斂斂亦收也振抍檢斂四字同義故云振猶抍也檢也上言斂幣而不言振財下言振財而不言斂幣者言幣則兼財

言財則兼幣互文耳故云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賈

公彥不曉振字之義又不曉拼字檢字之義乃云以財

與之謂之拼。此誤以拼為拼濟之拼。知其足剩謂之檢此誤以檢為檢察之

檢。又云凡用國家財物皆先振而後斂。此誤以振為振濟之振今

於上文直言斂不言振亦振之下言振財有餘亦斂之

可知故言互之也此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辭

以作二事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

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鄭

注曰故書二為三杜子春云當為二二事謂絲枲之事

引之謹案故書作三是也三事謂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祭祀賓客喪紀謂之三事猶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喪荒謂之七事也見小宰下文云大祭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曰祭祀曰賓客曰喪事所謂三事也正其服位所謂正其服也舉喪事之正其服則祭祀賓客可知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

經亦如之。蓋其服之正於三事者如此。故曰以作三事正其服也。亦如夏官大僕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矣。更以九嬪考之。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卽此所謂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也。又云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卽此所謂作三事也。內小臣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內豎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爲內人蹕。內人。謂女御也。鄭注內宰曰內人主謂九御。 女御。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于卿大

夫之喪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𩟄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皆指三事言之然則九嬪九御之屬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矣杜子春以女御歲時獻功事與典絲典枲之獻功相合故改三爲二而以爲絲枲之事不知下文之展其功緒乃指獻功事言之若所謂以作三事者則爲祭祀賓客喪紀而非婦功也

夏纁元

染人夏纁元鄭注曰故書纁作䌨鄭司農云䌨讀當爲纁纁謂絳也引之謹案䌨黃黑色也說文作黕黑有文

也。讀若飴豋字。玉篇黦，於勿於月二切，或作黦。廣韻黦，黃黑色也。黦與黦同，又通作苑。淮南時則篇天子衣苑黃，高誘注曰，苑讀豋飴之豋。（道藏本豋作登。）則古人衣色亦有用黦黃者。急就篇曰，鬱金半見緗白勬。顏師古注曰，鬱金，染黃也。鬱與黦聲義正同。夏黦元者，豳風七月所謂載元載黃也。似不必改爲纁字。

故書綏爲禭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注曰，故書綏爲禭，杜子春云當爲綏，禭非是也。釋文禭，徐音遂。集韵以禭爲綏之或體，引之謹案經本謂建

⿸㫃遺非謂建綏。說見金氏禮箋。段氏周禮漢讀考。⿸㫃遺與旞同。乘車建旞，亦如生時之道車載旞也。從衣作襚者，假借字耳。鄭當依故書作⿰衤遺而讀為⿸㫃遺。不當沿子春之誤，徑改為綏也。⿸㫃遺得借用⿰衤遺字者，⿸㫃遺⿰衤遺俱音遂故也。⿰衤遺為襚之或體者，古音遺與遂同。地官遺人，劉昌宗音遂。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尨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白虎通義曰，襚之為言遺也，是也。故襚從遂聲作襚，或從遺聲作⿰衤遺，亦猶九旗之旞或作⿸㫃遺也。說文衣部有襚無⿰衤遺者，凡周禮古字，為杜子春改讀者，說文多不載。地官大司徒使之相賙，杜子春改賙為

糾而說文遂無䁤字。春官籥章。國祭蜡。故書蜡爲䄍。今本籥譌作簫。辨見本條下。杜子春改䄍爲蜡。而說文遂無䄍字。占夢。二日噩夢。杜子春改噩爲咢。而說文遂無噩字。夏官大馭。右祭兩軹。故書軹爲軒。杜子春改軒爲軹。而說文遂無軒字。皆是也。此檖爲杜子春所改。故亦不載。乃前賢之疏漏。後人所當補正者也。檖爲旞之假借。而非譌字。金氏禮箋謂旞譌爲檖。非是。

下士十有六人

地官敘官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

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引之謹案下云每門下士二人上又云下士十有六人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即每門下士之總數則鄭注云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以每門下士二人計之十二門當有下士二十有四人不得但言十有六人也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在每門下士之外則疏云經有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此司門鄭云若今城門校尉則是都司總監十二門官案下大夫及上士中士皆位尊於下士故下士但分掌每門之開閉而下大夫上士中士則總監十二門如云下大夫上士中士之下又有下士十六人總監十

二門則其位與每門之下士相埒何得居其上而總監之乎下司關云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彼文與此略同而中士四人之下不言下士人數至每關始云下士二人然則司門亦但云每門下士二人而中士八人之下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明矣遍考五官敘官凡上士中士下士之屬一官之中無再見者不得於每門下士二人之外又言下士十有六人蓋涉上文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而衍也賈疏但云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而不及下士十有

六人與毎門下士之同異則所據本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可知唐石經始誤衍

樂禮

大司徒之職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家大人曰樂下不當有禮字蓋涉上祀禮陽禮陰禮而衍疏云樂亦云禮者謂饗燕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故樂亦云禮也案經言教和則民不乖如賈說則與教和之義無涉矣且樂禮二字義不相屬若經文果有禮字則鄭必當有注今鄭注釋陽禮陰禮而不釋樂禮則樂下本無禮字可知以祀禮教敬以樂教和其義皆人所共知不煩

訓釋故鄭皆無注也下文云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敎之和即此所云以樂敎和也不當有禮字明矣自賈本衍禮字而開成石經以下皆沿其誤鄭風緇衣正義引此作以樂敎和則民不乖而釋之云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敎之和睦則民不乖戾據此則孔所見本無禮字足正賈本之誤周官正義引此有禮字與詩正義不合明是後人依賈本增入鈔本北堂書鈔帝王部十設官部四陳禹謨本設官部增入禮字而帝王部尚未增入白帖六十一引此皆無禮字

與有地治者

凡萬民之不服敎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

鄭注曰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鄭司農云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家大人曰兩司農皆以與有地治者下屬爲句謂與治鄉州都鄙者共聽斷之矣非也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不言與治鄉也都鄙者共聽斷之也子謂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二句連讀凡言與某事者皆逆上句爲義宰夫曰言其能者與其良者鄉師曰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媒氏曰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司虣曰禁其鬭囂者與其虣亂者司稽曰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迹人曰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士師曰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司厲曰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夷隸曰其守王日者與其守隸禁者脩閭氏曰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皆其證治與訟義相近有獄訟者有地治者皆指訟者言之非指

聽訟者言之下文聽而斷之乃謂聽訟者耳小司徒地訟以圖正之鄭彼注云地訟爭疆界者卽此所謂有地治者也訝士曰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亦謂訟於士者也古謂訟理爲治訟或曰辭訟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曰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爲踐士之會治反衞侯何注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衞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治字同義

九比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為井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疏曰云之夫家九比之數者謂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人民之數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為井後鄭不從者以經掌國中及四郊郎是六鄉之內但鄉與公邑並為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者案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

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此文國中四郊都鄙其事相當。故知此九比出九賦者之人數。引之謹案。所出之賦。與人數多寡無涉。九賦亦不得但謂之九。且國中惟出邦中之賦。四郊惟出四郊之賦。都鄙惟出邦甸之賦。家稍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不得有九也。況下文始云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何得於此遽言比乎。江氏愼修周禮疑義舉要曰。比者簡閱校計之意。九比者夫家一。人民二。田三。萊四。畜五。車六。輦七。稼器八。兵器九。夫家爲九比之首。八者皆夫家之所有。故云夫家九比之數。案下文始言比灋。不得亂其次序。六畜車輦辨其物。亦在下文。此則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征役之施舍。但計人不計物也。江說非。九比疑當爲人民之譌。隸書

人字或作八。漢夏承碑。含和履仁之仁作𠆪。旬月化行之化作仦。左畔卽人字。或作凡。張休崖涘銘行几過玆。隸續云几卽人字。皆與九相侶。故人誤爲九。管子海王篇萬乘之國正人百萬也。今本人誤爲九。辨見管子雜志。正與此同。民字下半與比相侶。又涉下文諸比字而誤爲比耳。旣云夫家。又云人民者。夫謂丈夫。家謂婦人。見疏。以婚配者言之也。其餘老弱孤獨。不得謂之夫家。則以人民該之。縣師疏以人民爲奴婢。非也。謂奴婢爲人民者。惟見質人朝士之文。其餘則否。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亦以夫家人民並言。是其例矣。

大故致餘子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注曰。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疏云。司農云餘子謂羨也者。以其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乃使之。此經大故不合使羨。故鄭不從之

引之謹案田與追胥常有之事。猶須羨卒偕行。災寇非常之事。豈有反不使羨者乎。大司徒之職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此云大故致餘子。餘子卽民之子弟。孟子滕文公篇所謂餘夫也。故大司徒統謂之萬民。蓋國之大事。但致正卒而已。大故則不惟致正卒。又竝羨卒而致之。故曰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若謂大

故致卿大夫之子而非義卒則大司徒何以云國有大
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乎且卿大夫之子謂之國子國有
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大子者諸子之職也與小司徒何
涉乎鄭云餘子卿大夫之子者蓋據宣二年左傳乃宦
卿之適子又宦其餘子之文今案民之子弟亦謂之餘
子逸周書糴匡篇成年餘子務藝年儉餘子務穡年饑
餘子倅運管子問篇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
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莊子秋水篇壽陵
餘子學行於邯鄲司馬彪注曰未應丁夫爲餘子漢書
食貨志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爲餘子是也

何必卿大夫之子而後爲餘子乎先鄭之說爲長

地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鄭注曰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引之謹案邦者封之假字古字邦與封通商頌烈祖篇邦畿千里文選西京賦注引作封畿論語季氏篇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又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鄭本作封內是也封界也域也地封猶地域耳太司徒之職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鄭注曰封起土界也正此所謂地封也杜當云邦讀爲封

封界域也其義自明不當從或爲域

六鄉之治　六鄉之吏

鄉師之職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鄉大夫之職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引之謹案鄉師每三鄉二人（見敍官注）鄉大夫每鄉一人（見敍官）非若大司徒小司徒之統率六鄉也不得言六鄉之治六鄉之吏六當爲亣亣古其字也玉篇其巨之切辭也亣古文墨子公孟篇魯有昆弟五人者亣父死亣長子嗜酒而不葬是也（今本亣誤作亦）亦作亓集韻其古作亓韓勑碑陰督郵魯亓煇亓其姓也廣韻其辭也亦姓陽阿侯其石是也渠之切

亓與其同亣亓竝與六相假故書傳往往互譌史記周本紀名民三百六十夫索隱引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說見管子淮南地形篇通谷六說見淮南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說文訬字解引五行傳者不訬作亣今本六字竝誤作其蓋古文其字佀六故六誤爲其其亦誤爲六亣鄉卽其鄉謂所掌之鄉也鄉師鄉大夫各有所掌之鄉故曰其鄉之治其鄉之吏鄉師職又云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職又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皆言其鄉而不言六鄉

是其明證賈疏及陸氏釋文不言古其字則所見本已誤爲六不始於唐石經矣

興舞　以弓矢舞

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鄭注曰鄭司農云和謂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元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論語八佾篇射不主皮馬融

注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引之謹案五者皆鄉射之禮也杜子春及先後鄭注唯主皮謂射其餘則泛指他事於射無當固不若馬說之善也興舞之義焉求之及今案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舞謂樂舞故大司樂詔之鄭注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則是射儀非大司樂所當贊矣始失之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則射時有以弓矢舞之禮以大司樂考之舞當在歌樂之時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鄉射歌騶虞以射與王大射同則射夫亦當以弓矢舞故曰興舞興者作

也趨也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鄭彼注曰興猶作也

皇侃論語疏謂興舞爲射容與樂舞趣與相會非是

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引之謹案祭祀役政喪紀不得言數蓋因本篇屢言某某之數而誤也若大司徒人民之數地域廣輪之數之類數當爲事州長云師田行役之事黨長云喪紀祭祀之事此亦當云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事惟有事故聚衆庶若作數則文義不可通矣鄭注賈疏皆不解數字則其爲事字可知事字易明無須作解也唐石經始誤作數又案役政即政役杜子

春讀政爲征是也後鄭分役政爲二以爲政若州射黨飲酒失之上祭祀下喪紀皆二字爲一事何役政獨爲二事乎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注曰公事也旬均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疏曰云旬均也者王制旣云用民歲不過三日明不得爲旬十日解之故破從均引之謹案旬當如字讀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者謂年豐則

力役之事於一旬中用三日。中年則一旬中用二日。無年則一旬中用一日也。經云以歲上下則在農功既畢之後可知。以豐年計之。三月用九日。三冬亦直二十七日耳。而歲不皆豐亦不皆凶。則中年一月用六日。三冬共十八日者其常也。王制雖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治城郭宮室道渠亦有非三日所能成事者。莊二十九年左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杜注曰。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據詩定之方中箋。定星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小雪十月之中氣。下至日南至之日。冬至十一月中氣。凡一

月而土功始息則用民之力已及一月盖十倍於三日之數矣宣十一年傳楚令尹蔿艾獵城沂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定元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庚寅栽城三旬而畢為期皆而一月豈得以三日畢之乎均人豐年之力政一月之中纔用九日較之三旬尚少二十一日不得謂之過多無煩改句為均以强合於王制也凡王制之文多與周官不合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官大司徒之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

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而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然則國無凶荒札喪關市猶有征稅也。若斯之類。兩存而闕疑焉可矣。豈得比而同之乎。

中

九經古義曰。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注云。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三倉曰。中。得也。史記索隱。封禪書云

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皆訓爲得。呂覽云。禹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行論篇。高誘曰。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家大人曰。管子國蓄篇曰。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謂不相得也。齊策。是秦之計中。而齊燕之計過矣。高注亦曰。中得也。中得義相同。故二字可以互用。宋玉風賦曰。中脣爲胗。得目爲蔑。韓詩外傳曰。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漢書京房傳曰。厤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是也。中得聲相近。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至忠篇。荊莊哀王

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得之進南齊俗篇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文子自然篇得作中是也然則或改字或不改字義得兩通也

王舉則從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鄭注曰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釋文與音預引之謹案作與者是也王與其事則親往可知矣大宗伯之職曰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祭僕曰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是吉凶之事王有與有不與也故曰王與則從與本字也舉俗字也保氏王

舉則從亦當爲與。

内列

朝在野外則守内列鄭注曰内列藩營之在内者也其屬帥四夷之隸守之疏曰司隸職云守野舍之厲禁故云帥四夷之隸守之引之謹案列卽厲禁之厲司隸職守野舍之厲禁鄭注曰厲遮例也釋文例本又作列同音列是厲與列同祭法厲山氏魯語作列山氏。蠻隸職在野外則守厲禁亦與此同意但彼在外此在内爲異耳山虞職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典祀職帥其屬而守其厲禁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甚大

夫職師其屬而巡墓厲鄭注云厲塋限遮列處皆其證也。

主友

謂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鄭注曰主大夫君也引春秋傳曰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引之謹案宣子所云乃同官相尊之詞非大夫君之謂也惟仕於家者以大夫爲君晉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則家臣之於大夫義與君臣相

等故惑服大夫之臣爲大夫服斬衰大夫君之讐並與君同而今乃輕於師長無是理也今案曲禮曰交遊之讐不同國主友蓋皆交遊之屬主謂道異國所主之人也覊旅相依有朋友之道故與友並言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盧注曰且客之而已是其證主之讐不同國者謂爲所主者或爲人所害則與害所主者之人不同國而居也

純帛

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曰純實緇

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玉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鄭注曰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鄭注以純爲緇色釋文純側其反家大人曰純者黗之俗字也說文黗黃濁黷也廣雅黗黑也廣韻黗黃黑色也黗與純聲相近古字可通純字自有黑義無煩改讀爲緇亦未必皆爲紂字之譌也士冠禮及士昏禮之純衣亦當讀爲黗詳見純衣條下

鞭度

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鄭注曰必執鞭度以威

正人衆也度謂殳也因刻丈尺耳引之謹案方言曰殳宋魏之閒謂之檽殳或謂之度郭璞注曰殳今連枷所以打穀者殳亦杖名也今江東呼打爲度廣雅曰殳度杖也然則古人謂殳爲度以打得名故鄭云以威正人衆也又云因刻丈尺者以上文云以量度成賈而徵儥故幷及之其實鞭度但供撻戮下文胥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若均平物賈則當兼操權量不得獨持丈尺矣賈公彥不解謂殳爲度之義乃云一物以爲二用若以繫鞘於上則爲鞭以長丈二因刻丈尺則爲度失之

誆豫

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鄭注曰奠讀爲定整勑會者使定物賈防誆豫也疏曰恐有豫爲誆欺故云防誆豫引之謹案賈未解豫字之義故云豫爲誆欺如賈說則當言豫誆不當言誆豫也今案豫亦誆也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誆也又禁耕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誆也連言之則曰誆豫矣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亦謂市賈皆實不相誆豫也楊倞注豫賈定爲高價也誤與賈疏同豫或作儲家語

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爾雅曰侜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淮南覽冥篇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子產爲相市不豫賈索隱曰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誤亦與賈疏同說苑反質篇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義並與荀子同說者皆讀豫爲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

斂市紋布

廛人掌斂市紋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家大人曰市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唐石經已然上文質人云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下文泉府云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此文云掌斂市之紋市總布質

布罰布廛布。二之字文同一例載師注載師疏及序官疏。三引此文皆有之字

飾行

胥師察其詐偽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注曰鄭司農云價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偽惡物者。元謂飾行價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引之謹案後鄭注乃淺陋人所改非其原本也案疏曰。先鄭云謂行且賣姦偽惡物以且間之則行是行步之行。不爲行濫之行。故後鄭不從以爲行濫解之是後鄭以行爲行濫與先鄭異若如今本云使人行賣則與先鄭同矣疏

何以云後鄭不從乎又案釋文行下孟反若是行步之行不得有下孟之音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亾後鄭注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遐孟即下孟也行濫即行苦也古人謂物脃薄曰行或曰苦或曰行苦或曰行敝或曰行濫九章算術盈不足章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酒謂薄酒也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正相反以牢爲行猶言以堅爲脃也方言揄鋪艦極帗縷葉輸毳也毳古脃字大雅烝民釋文曰毳本又作脃荀子議兵篇注曰毳讀爲脃

郭璞注曰皆謂物之行敝也。各本敝譌作蔽。今據說文敝字注及集韻十虞楛字注。八勿敝字注改正。或改行為扜失之。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眞謂之濫。濫卽方言之㦨。郭注㦨音藍。古㦨濫同聲。㦨為行敝。故又謂之行濫。後鄭以行為行濫。正謂此也。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𠛬反之音正合。高郵人言之則下庚反。皆古之遺語也。苦與盬同。唐風鴇羽毛傳曰盬不攻緻也。小雅四牡傳曰盬不堅固也。齊語及管子小匡篇並云辨其功苦。韋昭注曰功牢也。苦脃也。尹知章注曰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是苦亦行濫之稱。故後

鄭又謂之行苦漢書禮樂志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盬夫婦之道行盬不固也。行盬郎行苦取行苦之物飾以欺人故曰飾行張衡西京賦說市曰鬻良雜苦蚩眩邊鄙則飾行之謂也。飾行與價慝相對為文後鄭之說善矣。江氏慎修周禮疑義舉要不知後鄭注為後人所改因以注為非且為之說曰飾行者詐於事是以行為行事之行也失之遠矣。

凡治野

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云云家大人曰野下原有田字。於田中設五溝五涂以治之故曰治野田凡治野三字已見上文。此文自作凡治野田與上文不同

疏不釋上文之凡治野。而於此釋之云遂地在郊外田野之屯。故云凡治野田。今本賈疏野下無田字。乃後人據已脫之經文刪之。與疏意不合。明是釋此文野田二字以別於上文也。自唐石經始脫田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周頌噫嘻箋及魯頌駉正義引此並作凡治野田。噫嘻正義釋之云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

與其施舍者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引之謹案鄉大夫職曰。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是施舍者正謂老幼廢

疾不得分以爲二。而言與其施舍者也。與其施舍者上當有可任者三字。寫者脫去耳。鄉師職曰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族師職曰。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是其例也。下文須職作事。正謂須之於可任者耳若無可任者三字。則與下文不相生矣。

經義述聞弟八